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書

論政論服餌四首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前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今復與之論政理且曰辱示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求之劉夢得集亦有荅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皆同韓宣英畢也亦以坐王叔文黨貶饒州司馬饒州舉宣英以代已以前書考之此亦在元和六年後作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長展兩切不唯充賦税養禄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誠當也一本無貧字乘理亂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即移切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之名富者挾其贏(音盈)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橫去聲)况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捃音窘）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税則富者以户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凡云懼富

人流為工商浮寙(以主切)益甚急而不均則有此兩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撿之愈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發蓄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馬蒙之所見及此而已

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凡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凡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益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

又聞凡之涖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宣英達識多聞

而習於事宜當督者類舉令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馬祁大夫不見叔向令而預知斯舉下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鐘乳書

饒州諱簡字子敬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被罪卒於元和七年公嘗為作權厝誌集又有祭

簡文云悍石是餌元精以渝是簡卒以鍾乳致敗也書多作於元和七年以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憒古對切心亂也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麗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說文銅鐵樸石也慘七感切據文言鍾乳麗礦慘悍慘疑當作懆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故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

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麗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麗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顇音悴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

癢肺幽關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愼馬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奇音羈瞞謨官切莊子以為門戶則液瞞從木謨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切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脰音豆踠於遠切跌徒結切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

千里馬生於冀州之地也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黑水西河為雍州厥貢球琳琅玕注球琳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砥礪即砥礪砮丹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荊之茅皆可以縮酒荊及衡陽為荊州包匭菁茅注茅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九江納錫大龜九江荊州地也泗濱之石皆可以擊泗濱浮磬泗水名徐州地也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鬬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楊子扁鵲盧人也而

醫多盧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矉音賓皆可以當俟王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走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䮥樸鄙䮥語駭切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謂山西出將山東出相也語見趙充國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

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連一有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

書月日而不年然觀其書辭謂罪大擯弃廢錮在永州時作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

從知已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為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擯必仞切）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纆索（纆音墨一作若帶徽纆）處則若關桎梏彳亍而無所趨（彳丑亦切小步也亍丑玉切步止也）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音孽伐木餘也）隤焉若璞（隤徒回切）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臞權俱切瘠也）以為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乃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

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壽焉則外愚而内益智外訥而内益辯外柔而内益剛出焉則内外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耉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也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眛眛而趨屯屯而居屯音諄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掘其月切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

百年茲所謂夫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詬古候切凡所設施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乎其内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謫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云愚溪之遊且及間一日吳武陵先作書云云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集又有同吳武陵送李睦州詩序睦州亦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洛代切眄睞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岀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凡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糅女救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凡陽德其言而陰黙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令吴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礪鋭摞堅（摞音患）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凡明聽之凡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為

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吶字亦從言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嘐火包切譊馨幺切以逺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鼔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大笑曰嘻

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以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可得故雖窮日夜弊歳紀踰逺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

之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凡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凡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凡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吾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凡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凡之宗族皆左袒矣

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内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之讐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

讋欲速去其害凡之為是術凡令天下欲凡久存者皆懼而欲凡速去者獨喜凡而為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讋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凡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懍音廩凡其有意乎卓然自一有更字使讋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忭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凡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凡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醯敖倉之粟以為酸醯呼雞切酸味也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飽謳歌

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皺側救切）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二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書四首

與楊誨之書

誨之憑之子也憑以元和四年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時隨侍在賀州公作說車以遺之書言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按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來年正月籍田書在五年十一月永州作明矣謂丈人是舉必復大任指憑言也

足下幼時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見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為信（窳以主切）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涯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吁句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也然而顯然翹然束其正

以抗於世世世必為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受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其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及賀州所末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黙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宪聞於朝令是舉也必復

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
於恩澤然其喜不減之足下者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
墜典太平之路果辟音闢則吾之昧昧之罪亦將有時而
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
有足樂也足下過今年當侍從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
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者上
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
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

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

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者即前書也說車具別卷誨之以為柔外剛中何取于車之䟽我不能剪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公極其說以開喻之以前書觀之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為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

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為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弊

車果為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為恒人夫剛柔無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為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涖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為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

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曰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悋與吝同高宗曰啟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

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卬鼻卬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咸不為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道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

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為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馬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有一馬狂奔掣頓踣斃自絶（掣尺列切踣蒲北切仆也）吾信夫狂

之為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一本更無此三字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為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為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為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

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為與世同波工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甞翦翦拘拘也又予自言處衆中偪側擾攘欲弃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茍能是何以不克為車之說耶忍汚雜囂諱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甞為佞且偽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

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蟲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駡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為偽乎為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夫車之為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矣一作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黙足以容不幸而及於

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為己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豐通作豢孔子仁之凡君子為道捨是宜無以為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為古辭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為乎是之不為而甘羅終軍以為慕棄大而録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未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為不若二子僕以為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以是益

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譎古穴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苦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慼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嗾素口切呼犬也左氏傳公嗾夫獒）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

言之上使二公事皆見本傳甘羅以十二事秦終軍死越時年二十公之取此盖以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曽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曽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是固不宜以為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明聖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縲倫追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文人方用德藝達於家邦為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為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将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為

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咸嵇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虀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為險而害也要之不

異足下當取吾説車申而復之非為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令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為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君子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亦將於可進也鋭而不滞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士其

間與常人為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筭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及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為連累廢逐猶

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為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為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為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

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為掩匿覆葢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葢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為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毁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葢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恕之足下所為書言文章極正其辭與雅後來之馳於是道

者吾子且為蒲梢駃騠（梢所交切駃音決騠音題馬名）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為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令益修文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

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令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

沈不詳其何所人所謂閭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觀其詠懷當是正元末年未貶謫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蕭望之傳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官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慱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鼓琴意在山鍾子期曰巍巍乎意在水子期曰湯湯乎鍾期死伯牙遂絕弦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恧也

恧女六切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寶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左太沖魏都賦才若東阿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梁昭明太子統引納才學之士自討論墳籍與學者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又集文選三十卷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座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為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

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為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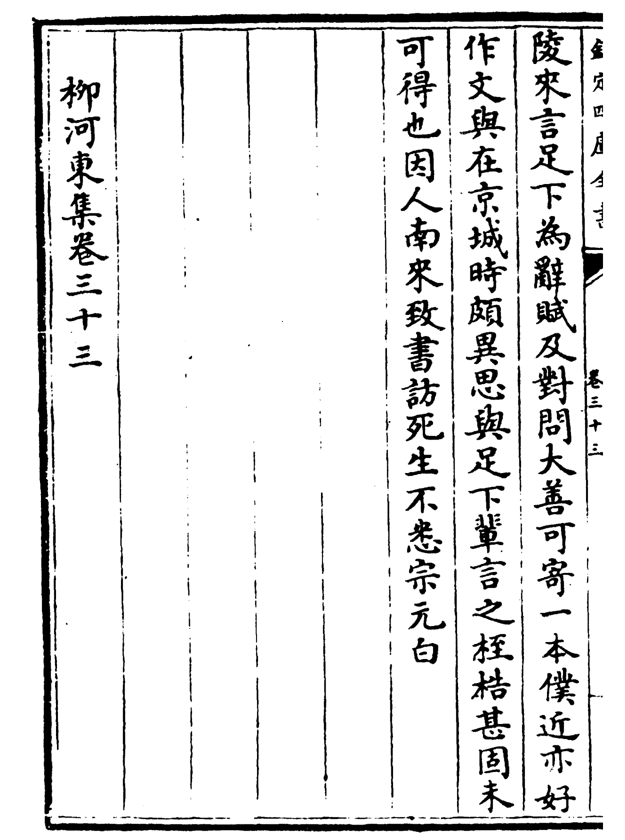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武陵以事謫永在元和四年此書當在四年後永州作書自言其為天子近臣今與在京城時頗異則其在永明甚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煬音漾暴也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滫息有切瀡息委切滑也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

盧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

為得重賂（唯音蛍）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欝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音蕩）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黔音鈐）赭其垣示以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

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吾有望乎爾一作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曽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吴二十一武



陵來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枉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河東集卷三十三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唐 柳宗元 撰

書一十二首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新史陽城傳城字亢宗德宗名為諫議大夫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諍官士以為且死職城閒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使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

遣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且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延齡不相城力也生是下遷國子司業有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城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遣蕃等書云云即此書也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觀傳所載書之所言可見公勉勵諸生之意也公作集賢正字在貞元十四年云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玆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

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
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
僕得觀之盖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
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
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
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執事冀少見採
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
聞之於抱關而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

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輙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李元禮李膺也膺本傳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嵇康也以鍾會之譖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上音烏下音歎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

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許內切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佝駭怛悸佝許拱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嗜嗜也嗜徒合切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剌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致乎漸子廉切漬疾智切夫如是服聖

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来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盡心下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歟曰殆非也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最此良志最音

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意公荅以數千言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佳士也其曰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又曰余居南中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又有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愿而不録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三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来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呶怒

交切怫音佛騷蘇曹切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憮音武孟子憮然問為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怫音拂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

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火明貌一作爛）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弔切）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

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集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尚何

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頵客又先唱之矣縫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

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相極也巳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詡僕之齷齪者哉齷音握齪測角切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亦不敢告憊蒲拜切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汨没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

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於後來次之末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倀丑良切無見貌又音振記曰治國而無禮猶瞽者之無相倀倀然呫呫於末位呫他協切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冐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轂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譽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戀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師友箴答韋中立書皆見於集答中立書意與此答厚輿及此下答衆君陳書意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欲當者故二書皆與答韋中立書言之可以互見集有送嚴公貺下第序厚輿豈即公貺耶韋中立書答於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已為弟子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為箴行

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内不足為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説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

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嗔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悏悏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音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

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復他見其避師名之意與前二書同其曰往在京師後學到門日或數十人可見其作書時在永與前二書時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

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惎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其大說具荅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

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内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

殍死殍彼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宗元白

荅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畧粗見於此深可惜者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於年表子厚謂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撰書云足下封示退之書此當與公與退之論史事書相後先元和八九年間也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

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一有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一作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慊音歉恨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

穿穴古今一作牢籠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語駭切卒無所為

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厲僕而反以

僕厲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

以固當丁浪切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固甚少知已如

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厲亦以佐退之厲

足下不宣宗元頓首

荅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為序故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

故集有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有曰廖生為唐

詩有大雅之道即書所謂觀秀才勤懇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其意同雖不見其作之時日書云自遣斥逐禁錮皆在永州作也

三日宗元白得秀才書知欲僕為序然吾為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為不少焉自遣斥逐禁錮益為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卒謂僕垢汙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

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頊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駡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擬書云始者負戴經籍退託野廬不意足下曲見記憶此非謫永州後文未爲藍田尉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擁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訏貺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嘗赧然赧乃版切羞其僭踰今覧足下尺牘殷勤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皷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

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黯一本作剪剪史集皆無見黯新史有傳崔寧之子後擢進士第書云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亦當是永州時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

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道寀以為能道音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説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

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者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来日思砭鍼攻熨（砭悲廉切又陂驗切鍼音針）卒不能去纆結心腑牢甚顧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何加切）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

之觀吾子之意亦已㡳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茍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不詳其名字非武陵也書言秀才在𦂳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豈吳生者隨柳公

綽在湖南耶計其時則元和七年間也

其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荷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踈之患乎還

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

溫夫集無他見書曰来柳州見刺史即周孔之公時已謫於柳也其曰道連而謁于潮之二邦連謂劉夢得潮謂韓退之也嘗以年考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名至京尋復謫刺柳州劉夢得亦同時改連州至元和十四年退之亦以罪謫潮州溫夫来柳時夢得退之當皆在二邦故書及之也此書必十四年春作云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来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荅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

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荅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荅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斵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荅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判来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疑鄂力切）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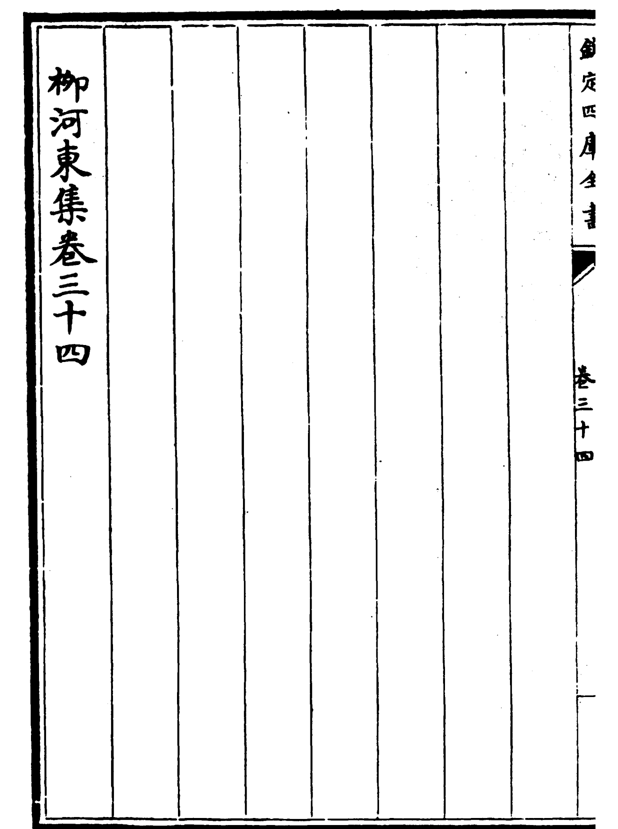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新史李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名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當在是時柳州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於閤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難而墜千仭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矉音賓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汲井綆也）徐而過焉其力足

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不逮乎巳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獘）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乎大阨窮躓殞墜（躓職利切殞羽敏切）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矉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吭下浪切咽也）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

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詞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馬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詞祇益為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决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柳河東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刊本穴下衍土字下句土上衍其字據郭雲鵬本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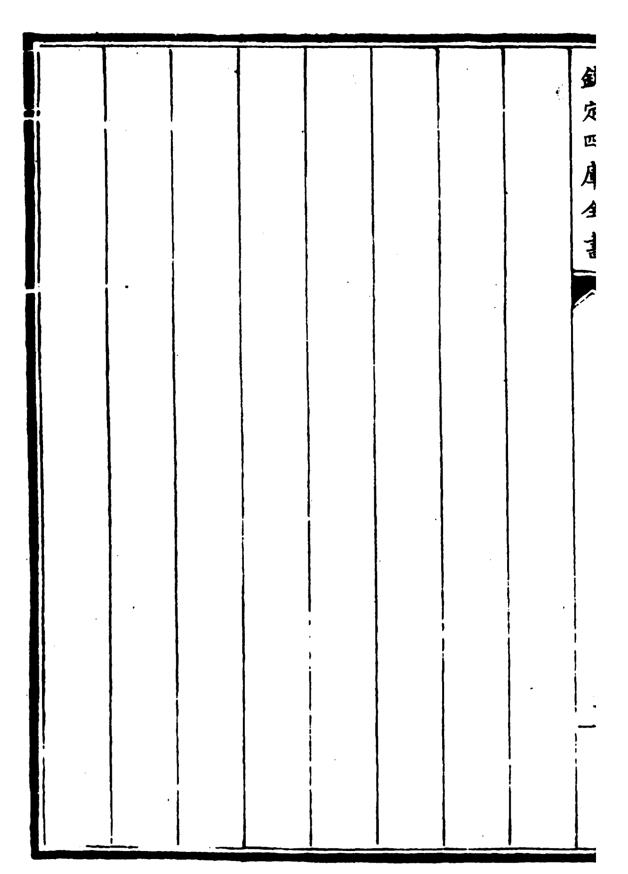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第四頁前五行濟濟切切案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鄭注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此所引葢依鄭注

第五頁後二行孔子七十而縱心考論語注疏本鄭氏本經典釋文及宋儒諸本從心從字無作

縱者詳本段文義又似作縱字為合疑柳氏別
有據本
卷三十四第四頁後三行潭州刺史彪之孫刊本
潭訛唐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改
第七頁後五行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案郭雲鵬
本及唐文粹無公字與此異
第十三頁後三行及四賦刊本賦上衍愁字據郭
雲鵬本注云四賦謂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賦今

據刪

第十九頁後七行庚桑子言藿蠋鵠卵者刋本蠋訛燭據莊子庚桑楚篇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三十五

唐 柳宗元 撰

啟八首

上趙宗儒尚書啟

舊題云上廣州趙宗儒尚書啟以新史考之宗儒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未嘗為廣州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荆州必有所據也啟云已逾歲月即元和一二年間作

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謂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書與杜司空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因縶所迫不得歸奉松櫝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況於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難繼諸延切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宏納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音妻荒懇

叩頴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之誠至振高議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匍扶蒲切匐蒲墨切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新史武元衡傳憲宗即位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部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至自西川啟云伏匿嶺下於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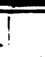
某啟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於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宏光大之德溥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視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秦穆公伐鄭使百里奚子孟明視將兵至滑孟明曰鄭有備矣

吾其還也誠滑而還晉人興師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戰於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繆公遂霸西戎責曹沫於一舉曹沫事魯莊公為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沒與魯沫音亡葛切左氏穀梁作曹劌俾折脅臏脚之倫脅迫業切臏音牝刖刑也得自拂飾以期効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録用之道也自顧孱鈍孱鉏山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迥切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撫問啓

新史夷簡傳元和初以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此時公在永州前卷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蓋元和十三年夷簡為相公再謫柳時作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流涕浪音郎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内奔走之士思欲倚容於轅門之外躡屣於油幢之前躡音聶譬之涉蓬瀛海中有三神山曰蓬

萊方丈瀛洲登崑閬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名閬峯巔一角正西北名玄圃臺一角正東名崑崙宮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欷上音虛下音希晝詠宵興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焉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懇戀之至謹奉啟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宗儒履歴具注前啟作之時日當先後云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縁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忌嫉者横致脣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啟

公集中有邕州李中丞墓誌或謂即域然墓誌參以年表則非域也乃宗室子名位已詳見誌

中則此自有域者亦以中丞為邕州耳陸卓不見于傳

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奬善而不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頹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胄曹衆軍陸卓生稟清操長通吏理累仕所隸必獲休聲再舉府曹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刦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其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為己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强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善

未録伏承閤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録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奬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此非前啓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也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

公在永州正隷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葢其所部明矣集有崔簡權厝誌自連州移永州刺史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謚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以此觀之連帥即李中丞也但求之傳記俱不得其名耳誌又云夫人河東柳氏與啟所謂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意亦公之親屬云耳簡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啟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贓罪決一百長流驩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

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威懷並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噢威遇切咻吁尤切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音亦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為贓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

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啓陳謝下情輕黷

上湖南李中丞干廪食啓

即前啓李中丞也公謫在永故以廪食告之又在前書之前也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冦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

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不以為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慚斯固為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逺無伎不可以為工無

貲不可以為商抱大罪處窮徼叫音以當惡歲而無廪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示君子之意也伏惟覧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為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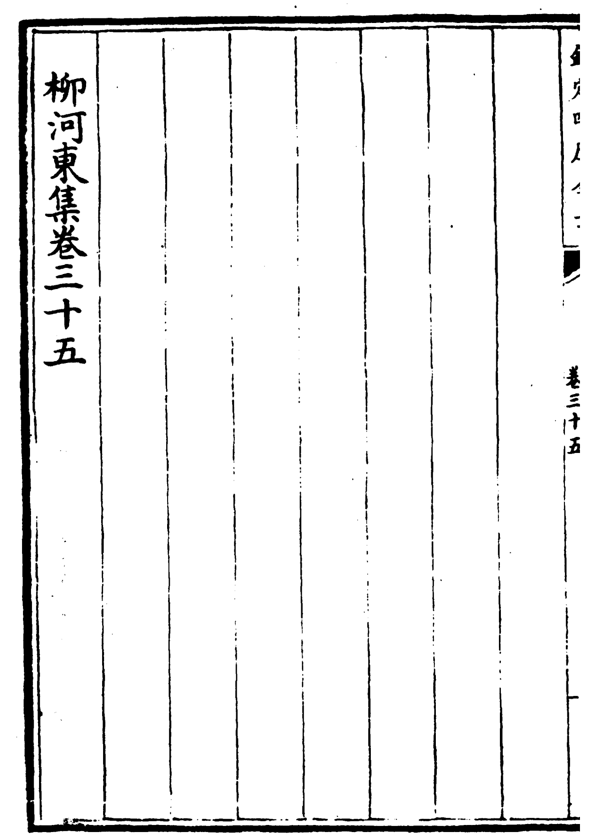
公盧出遵其内弟也集有序送遵游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遵即韓昌黎所謂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即其人也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

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瀆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

效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凡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令乃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令所聞於閤下者無怍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

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禄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進退恐懼不知所裁謹啓



柳河東集卷三十五

柳河東集卷三十六

唐 柳宗元 撰

啟十三首

上權德輿補闕啟

公生於大歷八年至貞元五年舉進士年十七來京師後一年上此書於權補闕後三年即貞元九年登第故此書舊本題注云年十八不誣矣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中知禮部貢舉直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

經初不限員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有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是以簉俊造之末跡廁牒計之下列簉初救切廁初吏切賈藝求售闃無善價賈音古闃苦壁切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攜撫相示談笑見昵昵尼質切喔咿逶迤為達者嗤喔乙角切咿於

祇切 逡七倫 切 嗤音蚩 無乃觀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異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鷺充朝而獨於執事者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抵掌嶔岕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汙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榻翼拜祈公侯之閣跪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縈者

倦之彌怠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瑣音鎖碌音祿）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於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挨文朋儕稱雄（挨音

剡儕牀皆切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石而履元圃荀卿子曰宋人得燕石於梧桐臺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千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帶魚目而遊漲海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注云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秪取誚耳曷子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況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煇耀爾能言為建瓴建紀偃切瓴音零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

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象恭大賢所飫依據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令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

新史年表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鋭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其書謂向應此科其不知我者遂排逐而委之時貞元十二三年間也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濶千祀何為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

者之見聞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閤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内顧瀕首絶望瀕音俯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閤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閤下知其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

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矣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遇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勢不容尺澤倏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其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

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歴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歴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以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為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為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為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為悅者也有樂

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為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

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剌謬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罃如實出己之德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罃音鶯晉公族也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豫讓事知伯趙襄子以知伯頭為飲器豫讓乃變名

姓為知伯報讎襄子面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知伯又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中行氏以衆人遇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故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啟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啟

上裴晉公獻唐雅詩啟

詳見第一卷平淮夷雅注雅有二一曰皇武為晉公作二曰方城為李愬作故也

宗元啟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於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名專淮夷之功申甫申伯仲山甫也方名方叔名虎也

魏邴謀謨辛趙致罕羗之績魏邴魏相丙吉也辛趙趙充國辛武賢同為破羗將軍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一德以致太平入有中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賛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潢音黄罄効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懼不敢進獻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

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啓

見上注愬既平淮右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凉國公故曰襄陽李僕射唐分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西平王李晟也即愬之父云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定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

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盛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採而歌之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稗稗之稗國語為里人所命次注里宰也稗旁卦切不勝憤踴之至輕黷威重戰越交深謹啟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啓

新史宰相表元和二年杜黄裳罷吉甫自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九月罷為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啓云上揚州李相公即元和四年公在永州吉甫節度淮南時也據吉甫傳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皆如啓所述云

宗元啓始閤下為尚書郎薦寵下輩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閤下遭讒妒在外十餘年又不得効薄技於前以希一字褒貶公道之行

也閤下乃始為賛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没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常懐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眛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覯覽焉幸甚幸甚閤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剪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懐

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瀕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啟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

以前啟推之吉甫尚在淮南未再入相之時其曰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温道過永州者

必五年六月也葢吕温自道州移衡州五年六月過永之衡至六年而温已卒矣

宗元啟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吕温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録狂瞽收撫羇縲沐以含宏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質性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篲醫門莊子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棄衆疾篲音遂掬溜蘭室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莊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陳

其弊篇之詞班叔皮王命論家有弊篇享之千金致之烟霄分絶流盼令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衮濫褒於赭衣賈山傳赭衣當道顔師古曰犯罪則衣赭衣龍門俯收於埳井莊子埳井之蛙伏於甃瀵砌之崖埳苦感切坎同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覿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遥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淪魑魅之羣魑抽知切魅音寐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

公與趙宗儒啓前後凡三此其一也以前二啓之詞觀此又當在前云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勲右者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眛眛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

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啟

上嚴東川寄劒門銘啟

嚴東川礪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偺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其詳已注劒門銘礪在東川時元和四年也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劒門用兵之事最為天下唱首取其險固為我要衝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傍徉布濩（徉音羊濩胡故切布濩散也）遂無留滯是

閤下之勲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覲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没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閤下是以晝夜怙怙不克自寧怙許切怙拱切令身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閤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鐃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畧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司空嚴綬也新史有傳自刑部員外郎為河東司馬此啓故云往歳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明年以檢校刑部尚書使楊惠琳劉闢平進司空拜右僕射出為荆南節度使元和七年吳元濟叛綬尚在荆南此書當作於七八年間公尚在永州云

宗元啓伏念往歳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宗元獲於天長專用侯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絶陳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

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
憫憐孤賤將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
猶希効用謹獻雜文七首伏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
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啟

鄭相公絪也本傳憲宗初拜平章事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公嘗代為舉裴中丞自代表又為奏百姓産三男狀時在元和六七年則此啟又當在前也

宗元啟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

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之智能
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兢愧弔影追咎旣往自
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寀
輿者忽仰睎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
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
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奬
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冐昧上黷無任踊躍
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與前卷二啓同其人也此啓云幸縁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内與前卷啓中之意同此元和五六年間相先後作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韋而編略成數卷伏念閤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縁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内不以此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

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録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記啟

裴行立本傳嘗為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此記屬公作公自元和十年名至京師復謫為柳州其亭記云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涖茲邦又云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據史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平化至嶺表皆在十二年則貽書以獻記當在十三年柳州作明矣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訾音紫伏以境之殊尤者

必待才之絶妙以極其詞令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為之記伏受嚴命不敢齒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懯期廢事尤有戰慄懯與愆同謹修撰訖上獻退自跼蹐跼音局蹐音脊不知所裁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啟

尚書烏重胤也新史本傳元和初與吐突承璀縳盧從史帳下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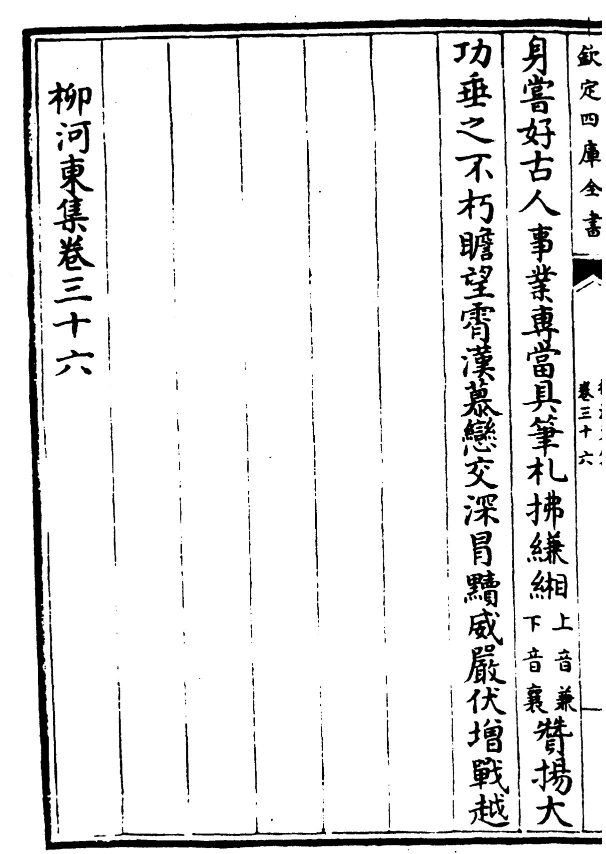
徙鎮橫海帝討淮蔡詔重裔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此啟云進臨汝上控制東方又云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蓋方以淮蔡之功期之專當具筆札以揚大功也時元和十年

閏云

宗元啟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鼎彜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

德宗即位之次年改元建中正月即上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復遵此議公是時尚作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其曰未逾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甫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可見其即位方月餘已作此表也公是年九月即以王叔文黨黜為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之時則公已在永無與於禮部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為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懽誠懽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叶周文之孝德



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縑緗（上音兼　下音襄）贊揚大功埀之不朽瞻望霄漢慕戀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柳河東集卷三十六